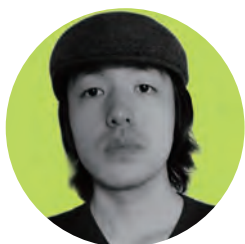


女主角不一定要当男主角的老婆



张佳玮

自由撰稿人

Free Lancer

杂食动物

7月故去的郑佩佩老师，大家最熟悉的角色，大概还是她在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和周星驰“含笑半步癫”的华夫人吧？我认为，华夫人是周星驰电影里最出色的女角。好过同戏的秋香与石榴姐，好过紫霞白晶晶，好过双刀火鸡，甚至好过包租婆。某种程度上，她才是《唐伯虎点秋香》真正的女主角。相比而言，巩俐扮的秋香，更像个剧情诱因，吸引唐伯虎去完成一系列冒险。

话说，男主角的伴侣，不该就是女主角吗？的确未必。像《功夫》里，哑女的戏份还重不过秋香。如果真有个女主角，该是包租婆。

不止周星驰电影是这种格局。像《新龙门客栈》电影版，看似双女主，且到最后，周淮安爱的还是邱莫言；但剧情作用上看，女主角是张曼玉扮的金镶玉。

其实古早叙事作品，女角色参与得参差不齐。《伊利亚特》里布里塞伊斯和海伦，都起到了引发男性争端的作用。女主角一定要当男主角的老婆，是近代作

品了：近代作品讲究代入感，描述个人冒险时，很爱将感情线当做线索：夏多布里昂和梅里美，都有过“跑去异国，邂逅异族美女，纠缠爱情故事”。

《红楼梦》里老太君也说过：大家都爱听才子佳人戏，必然是个书生和一个大小姐如何如何喜结连理，最后成功时多半也是事业爱情双丰收。

所以各色现代浪漫爱情故事，符合大众口味的故事，很爱如此设计：比如穷小子爱上富家千金，那是老套的才子佳人传奇，《罗马假日》啦，《诺丁山》啦，皆如此；性转一下，就是日本少女常见的剧情：天才野妹子迷倒贵公子——比如《交响情人梦》。

但主角未必需要那么恋爱脑。像巴尔扎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，是个悲喜剧。女主角最后得到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财富，却失去了爱情。巴尔

扎克写到结尾的陈述时，还有点苍凉。大概在这大老爷们的视角里，女人获得财富但失去爱情，可悲啊！——大概那时候，现实如巴尔扎克，还是觉得真情比财富珍贵。

到20世纪初，欧·亨利有个小说，中文翻译为《财神与爱神》。讲一个肥皂大王的阔少儿子，喜欢一个日程排满的姑娘，却没表白的档期；只来得及趁着驾马车送姑娘离开之前，得一点时间跟她说话。阔少的姑妈送了个戒指，希望保佑阔少表白成功。阔少送姑娘走时，戒指丢了，回去捡，恰在此时，大街车流涌动，把阔少和姑娘的马车

堵了。左右无事，两人就在车上细细聊天，定了情。姑妈很得意，觉得是她送的戒指起了作用，爱克服一切障碍。最后欧·亨利式转折出现：那股堵住道路、成就姻缘的车流，是肥皂大王老爷子烧钱安排的——爱情，终究得靠财神铺路。

从19世纪对浪漫至上的推崇，到21世纪的此刻，越来越多的

故事，其实不一定需要真爱结局了。大概只要脱离恋爱至上的概念，女主角不一定得是男主角老婆，则女主角的结局，不一定需要靠美满爱情来判定。

这也是我喜欢《飘》结尾的地方：失去了瑞特后，斯佳丽一度痛苦，但痛苦完了，她又咬牙切齿，打算回到塔拉，“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”“只要她想得到的，没有得不到的”。这比那些“我赢了全世界但输了爱情”的戏份，要大气得多了。

当一个故事的女主角，不局限于当男主角伴侣时，这部剧会少一些儿女情长的代入感，但会更丰富得多。就像巴尔扎克的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故事，事隔近两百年后看来，“女主角拿了二十万法郎，而且一脚踹飞了负心汉，还让他终身后悔”，这不是个大爽文结局？更不必苦哈哈地难过嘛！

**大概那时候，
现实如巴尔扎克，
还是觉得真情比
财富珍贵。**